

丝织的岁月经纬

□周汉兵(四川)

朱凤山朝霞奔涌,映照嘉陵江畔的千年古寺——朱凤寺。刹那间,似有一道彩虹,撷起千百年的岁月经纬,让历史的回音与现实的气度,在“丝绸源点”完美交织,从点到线,由线到面,铺展成一幅桑蚕、丝绸、文旅的精彩图卷。

“丝绸源点”不是一个点,而是一个园,规范名叫“世界丝绸源点·南充六合丝绸博览园”,坐落在都京镇(几年前改为街道),就在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城郊。准确地说,就是城区,只是因为一个隧道的间隔,感觉就成了一边是城一边像镇。

隧洞穿过的山叫朱凤山,极像一尊东西向睡佛,从北向南流淌的嘉陵江,恰好枕在睡佛的头下。远观,山是一尊佛,佛是一座山。尽管山不高大,推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,但千百年来一直保留了下来,如今成为城市中央的一道风景。站在山顶,南充城区一览无余,与城市西郊的西山隔空相望。

相传,有凤凰集于此山中,故名朱凤山。唐朝初年,山顶建有凤山观,当时著名的李淳风、袁天罡等人曾来此山修道,宋朝初改建,名朱凤寺。据明清以来的南充地方志记载,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与黄庭坚在旅居果州期间,也曾游历朱凤山,苏东坡还亲笔书写《准提咒》,后被镌刻在寺庙的石碑上,可惜后来不知何时被毁。明代宰相陈以勤告老还乡后也到此游览,并题诗《春日游朱凤山》。

朱凤山也不雄伟,但因东面视野开阔,是观看日出的绝佳之地。每当晨雾淡开,朝霞初露,凤凰齐飞于天,彩羽在朝阳映照下,异彩斑斓,如舞云间,便有了“朱凤朝霞”的壮美,成为“南充古八景”之一。清代袁定远写诗赞誉“朱凤朝霞”：“山势回翔若凤鸣,诗难题咏画难成。霞光照处真奇绝,万丈红绡对日明。”

朱凤山的东边山脚下,就是都京镇。

因为嘉陵江江水冲击,形成了一个平坦开阔的坝子。相传,因坝上有井,导致皇娘眼瞎,皇帝便下令堵井,后以谐音“都京”命名此坝,都京坝沿用至今。

都京的兴衰,与南充的丝绸息息相关。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巴子国时,南充已盛产桑蚕;到汉唐时期,民间的栽桑养蚕更为普遍,呈现出“无地不见有桑,无户不事养蚕”的壮观场景;唐宋时期,南充已是全国重要的丝绸产地,丝织品的产量和质量称冠全国。众多诗词赞誉南充丝绸的神韵:“巴蜀人文胜地,秦汉丝锦名邦。”“天上取样

人间织,满城皆闻机杼声。”

都京街道的第一家丝绸企业是南充丝二厂,后来拓展为南充六合丝绸集团。丝二厂创立于1912年,前身系民主革命家张澜与志同道合者盛克勤创办的“果山蚕业社”。1915年,其“金鹿牌”生丝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夺得金奖。20世纪80年代,丝二厂成为亚洲第一大万人缫丝厂,最兴旺时工人多达1.2万余人,不少家庭一家三口就有一人在丝绸行业工作。在那个年代,能进丝厂工作是令人向往的美事。

距南充丝二厂不远,还有南充丝三厂。鼎盛时,南充丝三厂名列全国500家最大纺织工业企业第103位。后来,都京镇又形成了规模以上丝绸企业十多家。丝绸企业的兴盛,带动形成了栽桑、养蚕、织绸、炼染、服装设计、成衣生产一条龙完整产业链。

一粒蚕茧,丝绪千米,纵贯古今。丝绸成为都京的“灵魂”,充满底气、灵气和朝气。这方依山傍水的天地,桑蚕丝织的韵味总在时空的隧道里流淌,在南方丝绸之路、北方丝绸之路、海上丝绸之路扮演着重要角色。一代人接着一代人,编织丝绸经纬,传承丝绸文脉,追逐丝绸梦想。2009年和2016年,都京镇相继被中国丝绸协会授予“中国绸都·丝绸第一镇”和“世界丝绸源点”称号;2021年,南充六合集团获评为第五批国家工业遗产,次年被授予“中国丝绸工业活化石”称号。而今,“世界丝绸源点”文旅品牌被赋予了更多新内涵,南充版的“东郊记忆”,正在嘉陵江畔变得越来越靓丽。

“工业+旅游”的新路子,让没落的丝绸产业破茧成蝶。老建筑、老厂房、老车间、老设备、老物件、老树木,都成为一帧帧珍贵画面,张扬着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的朴素美,丝绸的风采和神韵恣意流淌。

进入街道,一眼就能看见一个简单却有气势的拱门,红色,彩虹状,上书“中国绸都·丝绸第一镇”红色大字。紧挨着门,是一雕塑,两名丝绸女工手持绸带,相向而舞,丝带飘扬。雕塑正后方是老厂门,高大、庄严、厚重,白色大字“四川丝业公司第二制丝厂”十分醒目,令人心生敬畏。

老厂门的左边是一排青砖灰瓦的厂房,墙砖有些剥落,镶嵌着老式门窗和锈迹斑斑的栏杆,墙面上复盘着煮茧、立缫、织布等生产场景。墙边的银杏林下,游人或聚或散,或闲或忙,各具神态,怡然自得。

老墙的尽头右边是一个迷人的六合院,由张澜先生和盛克勤先



丝博园区的雕塑。李萧 摄

生当年修建。最初的六合院,总面积近千平方米,上下共三层,有大小房屋52间,内部穿斗结构。20世纪60年代,钟楼被拆除,铜钟下落不明。如今,整饬一新的六合院,留存了原始的风貌,恢复了钟楼,显得更加俊俏、端庄和大气。屋内是展厅,是六合的“博览馆”,六合的“前世今生”都在这里清晰呈现,百年的足迹真真切切。置身这里,苍茫的岁月、失落的记忆都会被拾掇而起。

如果说六合博览馆更多的是印象,想身临其境就得到制丝设备陈列馆。馆内展示了不同年代使用过的选茧、煮茧、缫丝等制丝设备和用具,“退役”的旧机械齐刷刷地站立着,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沧桑感,仿真的工人在设备旁“忙碌操作”,古老的织丝技艺和丝绸生产的奥秘活灵活现地展示在面前。而旁边就是依然繁忙的生产车间,织机飞转,机杼声声。静与动、旧与新、历史与现实,都在这里完美邂逅。

六合染坊就有了更多色调。花色各异、琳琅满目的丝绸成品,以及印染工艺流程、制作工具、植物染料等陈列其间,经过染印的丝带绸条悬挂在木架上,五彩斑斓,在微风下轻轻摆动,俨然一个炫彩空间。如今,六合染坊已被列入四川省级非遗丝绸传统织染技艺代表性传承基地。

这里,还有从嘉陵江打捞出来的千年桑田神木,与厂同续百余年的望江茧站和锅炉码头,乌木博物馆、丝绸展示厅……每一处都是那么深邃与神奇、厚重与飘逸,都值得慢慢看、慢慢品。原来总感觉“中国丝绸工业活化石”这个称号太过虚幻,坐上观光小火车,沿着昔日的窄轨行进,不仅有百年的沉积与沧桑,更有今日的浪漫和豪迈。顿时,一份新的感悟扑面而来——化石是生硬的,活化石是灵动

的。

四

老树是丝博园的情调,是百年丝绸岁月的见证。

离大门三五米远,有棵百年老桑树,那是张澜手植的。树干遒劲,树冠魁梧,枝叶茂盛,独树成林。春夏之交,一串串桑果在枝条上随风飘动,有如跳动的音符,让人垂涎欲滴。成熟的桑果,簌簌坠落,在地上铺起厚厚的一层。夏日里,满树绿荫,郁郁葱葱。秋天,桑叶由绿变黄,由浅黄变成深黄,诠释着春去秋来的生命曲调与烂漫。

六合院旁边的老桑园,十几株老桑树饱经沧桑。树皮皴裂如龙鳞,有的树干“千疮百孔”,有的树干早被蛀空,用硬物轻轻敲击便发出空洞的回响,宛如敲击一具天然的木鱼。它们不言不语,默默地立着,努力把根扎得更深些、远些。

更多的是银杏树,伴随丝绸老厂而生的银杏树,有四五十棵,百年不衰。等到叶片通体金黄,整个园区顿时呈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壮美。放眼望去,成排的银杏叶黄灿灿的,灿烂得如一片暖阳,与整体呈灰色的老厂区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,洋溢着强烈的油画质感。尤其那一对“夫妻树王”,两棵树几乎一样高、一样直,高过三层屋顶,犹如两把巨伞,矗立在青瓦灰墙的老房子旁边。它们始终昂扬向上,一路同心,比翼同行,保持坚强、刚毅、深沉、旷达的生命本色。那些日子里,炫彩的银杏叶子成为市民的最爱,成千上万的游客往这里挤,携家带口,呼朋唤友,尽情徜徉在叶落的旋律中,或静坐,或奔跑,或嬉戏,或拍照,或舞蹈。

树在成长,厂在变迁,老树与老厂却始终不离不弃、相守相伴,成就了“百年好合”的岁月佳话。